

■ 图片故事

# 父亲写春联

□ 乔兆军 文/图

过春节，家家户户都要贴上大红春联来迎接新年。每当这时，我就想起小时候父亲为村民们写春联的事。

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有点文化的，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一过腊月二十，父亲就很难落屋，常常张家还没写完，李家又等着来请，父亲总是来者不拒，等到几个村庄的对联都写完了，也就到了年末岁尾。在这几天里，父亲脚站麻了，手腕写酸了，也不说一声苦累。为村民写春联充实着呢。

父亲写春联不喜欢看着《春联荟萃》之类的书照搬，而是根据写春联人家的情况写出新意，想好后就立马执笔认真真地写，力求做到布局合理、字体端正。他给开小卖部的人家写的是“保证商品供应，满足大家需要。”给一对新婚夫妻写的是“红莺对歌国泰民安，喜字成双花好月圆”。张爷爷爱养花，父



亲为他写就一副“春满人间百花吐艳，福临小院四季平安”。他的这种创新做法很受村民欢迎。

我家的对联总落在最后一个写。父亲常常让我在一旁做帮手。站在桌子的另一边，帮父亲抻纸，这种纸也很有学问，因为这个过程父亲往往并不提醒，全靠我的观察和默契。两只手小心翼翼捏着对联的一端，在父亲写完一字起笔蘸墨的瞬间轻轻拉过一格。每写完一联，我就平端着，把写好的红纸晾到地上或床上。不多时屋里屋外都是一片鲜艳的红色。

一年又一年，渐渐的找父亲写春联的人少了。每到要过年的那几天，满大街都有印刷精美的春联在卖。那春联，金黄色的大字，贴在大门上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熠熠生辉，很是气派，谁还

费事去请人写春联呢？

但机器印制的对联总缺少了淡淡的墨香味，也没有了乡亲们聚在一起拉家常品春联的热乎劲儿，这让父亲很落寞。每年父亲写完了自家的春联，就会拿着毛笔独自叹息一番，他是在怀想以前写春联的氛围和情趣吧。

离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。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在炸响，已到“奔四”年龄的我，想起了乡下白发苍苍的老父亲，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他的电话。

“爸，今年就不要再写春联了，到时候我给您买几副回来吧。”

“莫买，只要我能动，每年过年我都写，一直写下去。”父亲说。我想，父亲坚守的是一种温馨感受，抑或是一种传统文化吧。

## 副刊【情怀】15

■ 家庭相册



## 长兄如父

□ 解德利 文/图

姥姥一生有九个子女，我的妈妈在兄妹中排行老么，妈妈也是姥姥姥爷最疼爱的女儿。大舅和二舅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，那个时代，大学生在广大的城乡是极其罕见的。

两个舅舅从小就立志建设新农村，所以他们上的都是农业大学，大学毕业后都回到了农村，利用所学知识回馈生养他们的那片土地。

姥爷姥姥一家是幸福的，邻居们没有不羡慕他们的。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姥爷正值壮年却因一场大病过早离开了人世。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下，姥姥一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，大舅在那个多灾多难的

■ 青春岁月

这是我三叔1970年8月在坦桑尼亚拍的一张彩色照片。

三叔年轻时是铁路工人，他出国到坦桑尼亚修坦赞铁路，拍下了这张照片。那时国内还没普及彩色照相，我们看到后都觉得稀奇。如今，三叔也去世了，这张照片就成了历史。

那年月，援外，也就是出国工作，可不简单。不仅自己比较优厚的待遇，譬如双份工资，连亲属都有优待、受照顾。三婶原本是农民身份，由于三叔出国，组织上就把她和儿女们的户口，都从农村迁进了城市，吃了商品粮，并且还给她安排了工。

后来三叔回国后，“援外”不仅成了他人生的亮点，还顺理成章地进了城市工作，并由工人身份，变成了机关干部。可以说，由于他出国援外了一段时间，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和处境。这也是国家对援外人员的优待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  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
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

## 昔日火车司机

□ 马仲清 文/图

杨景安先生今年85岁，耳不聋眼不花，思路敏捷谈吐清晰，走起路来步伐稳健，一点都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。

我和杨老是近邻。六十多年前，他家住朝外南下坡20号，我住南下坡27号。如今，他住朝外六里屯北里，我住他家东侧，只是一墙之隔。我们见面的机会多，聊天的次数也多。杨老很健谈，我听他谈话，能了解到不少故事。

1951年，杨老在北京铁路局参加工作，当一名火车司机，开着火车山南海北的跑。他在火车司机岗位上，工作了三十多年，见证了我国机动车头的巨大变化。旧社会，我们不会制造火车头，使用的车头是国外淘汰的产品，性能也特别差，车头引力小，走起来摇摇晃晃。能耗大，一个班儿要消耗十几吨水，要烧十几吨煤。车速慢，每小时只走四五十公里。另外，劳动强度大，司炉工人要一锹一锹把煤铲

■ 工友情怀

进燃烧室，煤屑乱飞打在脸上生疼。那时候，流传着：“有女别嫁司机郎，成年累月守空房。有朝一日回家转，抱着大盆洗衣裳”。

解放后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，自力更生生产出大马力、高速度、自动化性能强的“建设号”。第二个五年计划，又生产出“内燃机车”。改革开放后，又生产出了节能、高效、快捷、舒适的电气机车、动车、高铁列车，铁路事业大发展。

1969年，杨老加入了党组织，后来负责单位的工会工作。他逢年过节去看望老职工，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。他曾跟我说，他的师傅在抗美援朝时，在敌机的追逐中，奋不顾身地驾驶着火车，子弹打在了肩膀上鲜血直流，仍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。至今，他和师傅家还保持着联系。他不吝惜钱财，每月开了工资拿出二三十元，送给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。他还是热心的红娘，给不少年轻人搭桥，使他们喜结良缘，其中有一家哥儿四个，对象全是他张罗成的。

今年1月15日，我在街上正与杨老聊天，我弟弟正好路过碰见。弟弟感慨地夸赞杨老年轻时，肩膀的力量大，双手各提一个水桶，挑水不用扁担。这个场景，在南下坡地区家喻户晓人人称道。几十年前的事了，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。

照片左是笔者，右是杨景安先生。